

敬躋堂叢書

欽定四庫全書

東塾雜俎卷六

番禺陳澧撰

唐疏

賈公彥儀禮疏序云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其爲章疏則有二家此謂疏爲章疏可見疏卽講章

隋書經籍志禮記講疏四十八卷皇侃撰世人疑唐疏太繁不知疏卽今之講章也故謂之講疏也今之講章繁於唐疏矣

昭十二年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孔疏云劉炫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言情爲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光

伯此說精深確實

疏又曰今刑定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謂身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禮謂正

義之說與劉說無異刑定云云殊為贅設論語克己復禮為仁邢疏全引其說并載今刑定云云竟似邢所刑定謬

甚
後來程朱注全出於此論語精義所采程范呂謝游尹

諸說亦皆不過如此耳孔冲遠乃謂劉炫探蹟鉤深未能

致遠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

春秋正義序

豈其然乎

傳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孔疏云驕謂

恃已陵物奢謂夸矜僭上淫謂者欲過度泆謂放恣無藝

此四者之來從邪而起故服虔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是

也劉炫云此四者所以自邪己身言為之不己將至於邪

邪謂惡逆之事劉又難服云邪是何事能起四過若從邪

起何須云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寵祿豈是邪事四者得從

而來乎且言弗納於邪

毛本作服言誤今據宋本

懼其緣驕以至於邪

非先邪而後驕也劉孟瞻云此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舊疏謂四者之來從邪而起故以服說爲然劉炫駁正服說卽是駁正舊疏唐人增劉又難服云五字以隔絕之似光伯爲攻服氏以誤觀者耳禮案孟瞻之說甚明確矣孔疏旣以服說爲是又引劉炫說以服說爲非則必當更有斷語也此乃光錄舊疏次錄劉炫說而未加斷語乃沖遠之草率或本有斷語而馬嘉運等刪削之歟 定哀疏尤草率

唐人撰尙書毛詩正義皆據劉焯劉炫爲本左傳正義據劉炫爲本以沈文何補焉禮記正義據皇氏爲本以熊氏補焉其序皆明言之近人謂唐人掩襲舊疏者非也周易正義序但云以補嗣爲本而不言據舊疏然正義多載張

氏莊氏褚氏之說此三家蓋卽正義所本也乾象傳大哉
乾元云云正義曰諸儒所說此象分解四德意各不同今
案莊氏之說於理稍密依而用之此尤可見正義依用舊
說非掩襲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王注云恆而亨以濟三事也正
義曰褚氏云三事謂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莊氏云三事者
无咎一也利二也貞三也周氏云三事者一亨也二无咎
也三利貞也觀文驗注褚氏爲長褚莊周皆舊疏家孔疏
所本也觀此可見

近人譏孔疏掩襲舊疏此苛論也孔疏取舊疏剪裁鎔鑄
而成不能一一明引之云某人某書之說也且其書爲頒
行天下之書明非一家之言也以史部之書論之資治通

鑑亦然豈能一一明引之云史記曰漢書曰乎若後世一家之著作則必不可如此凡如此者皆難免抄襲之譏矣趙子詔頗以此譏朱子詩集傳然朱子書猶名曰集傳方苞之書曰直解不可以朱子藉口也然亦朱子著書體例不善有以誤後學矣衛

混之語朱子亦愧之耳
毛詩正義序云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瓌劉軌

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焯定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

於一時騁絕譽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所無雙

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

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

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勸其會同時有

顛蹟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

愛憎唯存曲直非有愛憎古今著書能如此存心者罕矣

周易正義序云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元義多
浮誕今既奉敕刪定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其
文簡其理約尚書正義序云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
增其簡毛詩正義序云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禮記正
義序云翦其繁蕪撮其機要俗人疑唐疏太繁未讀其序
耳

易乾象正義曰夫子爲象之體斷明一卦之義體例不同
莊氏以爲凡有一十二體今則略舉大綱不可事事繁說
若一一比並曲生節例非聖人之本趣恐學者之徒勞心
不曉也今皆略而不言 可見孔疏之不欲繁說也

毛詩召旻昏祿靡共潰潰回遒實靖夷我邦正義曰奄者
防守門閭親近人主凡庸之君闇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

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思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愚主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後漢書新五代史皆有宦者傳不過如此耳

孔疏時有精語人皆忽之書疏云言之决斷若金之斬割

洪範疏

詩疏云讒言之起出君數問小事於小人也

平茶日

知錄取之亭林先生讀書精細不可及也禮因此啟發亦舉數條易疏云陰之所求者陽陽之所求者陰

上繫疏

又云

有物對面而來則情欲有私於己

艮卦疏

又云夫欲防止之

法宜防其未兆既兆而止則傷物情

同上

又云唯貯藏前言

往行於懷可以全德不散大畜疏書疏云凡人以善自勸則

善事多盤庚中疏又云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

同上詩疏云衣食不給機巧易生葛屨序疏又云民之大命在溫

與飽七月序疏又云貪殘居位不可得而治大德潛遁不可得

而用所以大亂而不振也四月疏此孫毓語又云人度量欲其心

之大謹慎欲其心之小大明疏又云聽天之處分任命之窮

達小明疏又云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乃是太平之實也既醉疏

又云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為人臣卷河疏又云佞人似智

奸人亂德皆自以為善贍卯疏又云絜白之士不仕庸君有疏

疏又云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為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為

之也毛詩車韋雖無德與女正義曰說燕樂之事而言無

德者以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

禮記疏云人出血氣而有心知樂紀疏又云君子之人為學

之法恆使業不離身學記疏若不學之時諸事蕩然不知己

身何長何短同上庶人極賤生人令譽死絕餘芳精氣一去

身名俱盡故曰死曲禮疏又云性識因此氣而生有氣則有

識無氣則無識則識從氣生祭義疏君子欲行聖人之道當

須勤學中庸疏左傳疏云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

則竭形大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

痿不可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昭元年疏又云

氣不散則食不消同上又云天下之事雖則萬端總之諸法

大歸忠信而已能忠能信無施不可昭十二年疏又云不有學

問之人以治其國能長久乎昭十七年疏又云人之本性自然

法象天地聖人還復法象天地而制禮教之是禮由天地

而來

昭二十五年疏

以孔冲遠之碩學又收集舊疏豈無精理名

言無如道學家視爲粗淺辭章家視爲樸拙皆不之省經學家又但尋究其考據之文而忽其義理之說遂使精理名言蘊蘊千載可歎也

孔疏之詳博不待言矣其中有因經注一二語而詳述此事者欲使他經再言及此事則可不復解此其體例之善也如曲禮凡卜筮日執玉其有藉者則裼其無藉者則襲天子當依而立此三段疏皆二千言其千言者則不可枚舉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後儒不能望其涯涘矣讀者如鈔出爲一編尤便於檢核也

乾象曰大哉乾元云云正義曰諸儒所說此象分解四德意各不同今案莊氏之說於理稍密依而用之孔冲遠多

見舊說而簡擇之觀此可知

臧玉林有仿史通點繁之法

有注

取諸經義疏之繁文冗

字而刪去之以便於讀者其意甚善其說則不可行也既刪去繁冗矣將使初學者不讀舊本但讀新本乎名爲治經而目未覩唐疏豈不陋耶將始之新舊並讀乎則本欲少讀而反多讀也然則初學畏讀唐疏則奈何曰初學治經原不必限以盡讀十三經疏專習一經則專讀一經之疏其餘乃旁涉耳所習之一經疏雖繁亦一二年可讀畢何患其繁

爲學以治經爲本治經以注疏爲先疏雖近煩而學者讀之正可藥其不耐煩之病故余告學者總以圈點注疏爲功課此卽治心之法此卽求放心也學問與心性合而爲

一者也道學家不喜讀注疏正是不耐煩之病不耐煩更說甚心性

易噬嗑彖曰雷電合而章王注云雷電並合不亂乃章正義曰雷電並合不亂乃章者彖文唯云雷電合注云不亂乃章者不亂之文以其上云剛柔分剛柔分則是不亂故云雷電並合不亂乃章也如此條真是冗漫今擬刪之云彖文唯云雷電合注云不亂者以其上云剛柔分則是不亂也五十二字刪存二十四字而已足矣

禮記正義多發明禮意如曲禮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正義曰明人君立治之本當肅心謹身慎口之事諸如此類簡明者甚多但讀者罕留心於此耳

陸清獻讀禮志疑卷四造乎禰孔疏引白虎通曰獨見禰何

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謂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故不敬也此推說禮意委曲得情

通典禮一通典之所纂集或泛存沿革或博采異同將以振端末備顧問者也烏禮意之能建乎杜君卿自言烏禮意之能建可見尤其重禮意也

近人多譏孔穎達正義易不用漢儒而用王氏書不用鄭氏而用僞孔氏左傳不用服氏而用杜氏史稱孔穎達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然則易用王氏者所其明也尚書用僞孔氏春秋傳用杜氏蓋非穎達意也以當時所尚且有二劉之書可以藉手耳

儒行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鄭注云言之不幅怛也正義

曰謂有人以大物與己己之讓此大物之時辭貌寬緩如
傲慢然讓其小物如似詐僞亦謂寬緩不急切也幅恒謂
急促之意庾氏云讓大物不受拒於人急如似傲慢讓小
物之時初讓後受如似僞然與注意不合非鄭旨也澧謂
庾氏說是也正義蓋亦以爲是故引之而不駁雖守疏不
破注之例亦自有微意也

繫辭傳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韓注云離
麗也罔罟之用必審物之所麗也魚麗于水獸麗于山也
疏云蓋取諸離者離麗也麗謂附著也言罔罟之用必審
知鳥獸魚鼈所附著之處故稱離卦之名爲罔罟也案諸
儒象卦制器皆取卦之爻象之體今韓氏之意直取卦名
因以制器案上繫云以制器者尙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

韓氏乃取名不取象於義未善矣今既遵韓氏之學且依此釋之也澧案疏不破注之意於此最明既遵其學卽義有未善亦依而釋之耳

孔疏有破注者如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韓注云以老分少則稚者長以稚分老則枯者榮正義曰因至壯而輔至衰猶若至衰減衰而與壯也其實不然也又如堯典僞孔傳以爲堯知鯀性狼戾圮族而據眾言可試故遂用之正義曰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舜典僞孔傳以五品爲五常正義曰其實五常據教爲言不據品也無逸僞孔傳以爲祖甲稱祖殷家亦祖其功正義曰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書序祖乙圯于耿僞孔傳云圯于相遷于耿